

思想的 落叶

河南人民出版社

● 王大海 / 著

野蒺藜丛书

牧惠 / 主编

牧惠 / 主编

思想的

落叶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的落叶 / 王大海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12
(野蒺藜丛书 / 牧惠主编)
ISBN 7-215-04716-4

I . 思 … II . 王 … III .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7471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75 字数 207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14.00 元

“野蒺藜丛书”总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咱们的文学创作确有点“百花齐放”的样子，什么先锋小说家啦，新生代啦，晚生代啦，后现代啦，实验小说啦，以至新新人类啦……让我们这些落伍者眼花缭乱得连名字也来不及记住。相当一批作品，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离床、性、钱越来越近。是非功过难以论定；但是，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在各种文艺体裁中，杂文是虽有变化却很难远离现实。“新基调”杂文仍有；它们或不痛不痒，或涂脂抹粉，那背景又仍是现实生活的喜怒哀乐。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辑“野蒺藜丛书”，其中共同的特色就是依然保持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深切关怀和思考而伴生的艺术激情。

仅以我们六人当中的老大哥冯英子先生为例。这些年来，英子先生可以说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有着深仇大恨，没齿难忘。一有风吹草动，马上拍案而起，予以声讨。我们在打算编这套丛书的时候，马上想到他，而且指定他就这个主题编出一本杂文集来。因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咱们中国每一个家庭都有过程度不同的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因为他们总是赖账，总是拒绝忏悔。还因为——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当中有些人出于各种不同原因产生了一种以德报怨的健忘症，一种装聋作哑病和软骨症。我们希望英子先生的这些文章，包括那封致日本首相的公开信，能对这

种毛病有些疗效。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出杂文集大致不会让出版社亏本而略有微利,但远不如什么名人的畅销书那样一本书就创造近千万元的经济效益,为“经济增长尽了绵薄之力”,也不会有人盗版。皮尔·卡丹或李宁才不会傻乎乎让我们去签名售书给他们当“托儿”。我们只是尽本分。

蒺藜,一年生草本植物,开黄色小花,果皮有尖刺。种子入药,有滋补作用。我以为用来命名丛书,恰当不过,虽有刺,但有花,滋补,这就够了。

牧 惠

2000年6月17日

关于母亲的记忆(代序)

哲人说：老年人爱回忆过去，青年人则好幻想未来。

我正在一天天老起来，对于故乡、故人、故事的思念与回忆，真的一天天更加频繁了。

少年时同窗、游伴们的顽皮和嬉闹；青年时期萍水相逢留下的纯真友情；穷愁潦倒、彷徨无计中一支素手的抚爱与安慰……它们如不期而至的客人，随时闯进你的回忆，带来的是无穷的感慨……

只有对母亲的怀念是永远的。

我把这本拙劣的小书献给我的母亲。

—

老家曾有不少陈旧发黄的照片。

照片上的母亲很年轻，是个美丽的妇人。身穿 20 年代城市女人流行的服装：高领、圆襟绣花上衣和素色的百褶长裙。

她仪容端庄又宁静。

她是出身于大家的闺秀。自从嫁到父亲家后，夫家虽也算是书香门第(祖父是书法家，鬻字为生)，但从我记事时起，家道早已中落。父亲一直失业在家，整日无所事事；祖父死后，他守着几架线装书，喝酒、打牌，靠卖祖宗一些旧货(书画、首饰、衣衫

直至旧家具：红木大床、桌椅）过活。

母亲知书识礼，在我的记忆中她永远温柔可亲，对不事生产父亲从未有过怨言，连一丝不满的表情也没有过。

面对贫困和日益显得匮乏、窘迫的生活，她美丽而略显瘦削的脸上永远漾着平静的微笑。

二

父亲的性格是暴躁的。可能因为长期失业，怀有中国士人惯有的“不遇”的委屈；不种花、不养鸟，斥之为“玩物丧志”、“没出息”，但却沉溺在“杯中酒不空”而难以自拔，每次喝得微醺便会“使酒骂座”：骂时事，骂政府，骂一些亲戚中的“势利小人”，还会因随便一点小事而引发雷霆之怒，这时我们几个孩子便要吃亏了！不定什么时候，粗大的巴掌会落在头上脸上，下手总是重重的，常常留下五个红色的手指印。此刻，母亲及时出现了，把挨打的儿子拉过去拢在她怀里，拭去脸上的泪水，抚摸头上凸起的伤痕，嘴里温和地喃喃自语：

“说几句罢了，打他们作啥？还打得那么重，真狠心！……”

在我心目中，母亲是我童年的保护神。

三

母亲的娘家很富裕（苏州城里有名的“大儒巷丁家”，民初苏州第一家私营电厂厂主），但我记忆中她从来不走娘家。她的大半生在饥饿线上挣扎，但从未向她富有的娘家人求援过。

每年春节，照规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总要由一位邻居老妈妈带领着，向父亲和母亲两家长辈去“拜年”，每年所得到的“压岁钱”，便是我们几个孩子上小学的学费。

每次从母亲的娘家“拜年”回来，我们总会带着惊奇和夸耀，向母亲诉说所见到的那种了不起的豪华：房舍是雕梁画栋，走了一进又一进，半天也走不完，直待走过许多厅舍，才看到被称作“花厅”的大客厅；那里家具全是沉重的红木或紫檀木雕花的，每张红木椅上都有大红绒布制的厚厚椅垫；“桌围”、“椅披”上锦缎刺绣的龙凤和花卉又多么富丽堂皇……女仆用托盘端出的盖碗茶里是桂圆、蜜枣加了桂花，十分香甜（老妈妈在旁边却不许我们喝得精光）！

母亲听着，总是平静地、微微地笑着，神情就好像在听与她不相干的邻里人家的事或评弹说唱中的故事一样，有点漫不经心。

有时轻轻地说一句：“别人家再好也不要眼红。老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后来在半个多世纪的坎坷生涯中，我常会想起母亲的教诲。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灾难，羞于向人乞求怜悯和施舍。

四

母亲也有她的嗜好和享受：看旧小说。

回忆中，她除了忙家务活（煮饭、洗衣、缝制我们四季的衣衫）之外，常常是手不释卷的。她的阅读范围可能有点狭窄，大致是《今古奇观》、《三言二拍》、《海上花列传》以及当时流行的张恨水、周瘦鹃一路“言情派”小说。等我七八岁也能看懂且对小说饶有兴趣时，便常常去拿了母亲枕边的书来翻看，记得她喜爱的有两部是“弹词小说”，一部叫《天雨花》，一部是《再生缘》。因为内容大都是才子佳人，故事又有点雷同，不太合我的口味，对她的“宝书”也就有点“索然”了。至于父亲的书，则书名大都是文绉绉的：《夜雨秋灯录》、《萤窗异草》、《浮生六记》等等之类，内

容是文言文居多，读起来吃力，所以也不大问津。倒是几部线装的《西游记》、《水浒传》，前后看了三四遍，可说是乐此不疲了。

五

母亲精于刺绣，后来成了一个有很高技能的女工。她说这种技术是当姑娘时跟老家一位乳娘学会的。

“苏绣”是闻名于世的中国四大名绣之首。在我少年时，苏州城内最繁华的一条大街“观前街”，有许多家专营绣货的“绣庄”。他们并不设厂或开作坊，“绣货”大都放到女工家里去做。我母亲绣工的精致、高质量在当时可能很有名气，隔不几天，我们家就有绣衣的商人上门，来向母亲订制或催要她的绣品了。商人并不像有些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奸诈和刁狠，他们总是和气的，笑眯眯地问：

“阿嫂，生活（吴语：意为活计，制作品）做好哦！”母亲也很和气，微笑而略带歉意地说：

“还做做好来，对勿起，再停两天可好？……”

“好格，好格，阿嫂帮忙赶一赶……”商人还是很和气，笑嘻嘻地去了。

六

于是母亲只好放下她心爱的《再生缘》或《天雨花》，从早到晚，伏在“绷子”上，替商人赶做“生活”了。

“绷子”是一块缎子或绸料，用四根红漆斑驳的木杆张绷起来，搁放在两边木架上，这个工作台就是“绷子”了（苏州女工做刺绣活便叫做“做绷子”）。“绷子”上面放有一缕缕五彩的丝线，还有细如毫发的银针和玲珑小巧的白铜剪子等等。有时我忍不

住想去抚摸一下这些美丽的“玩具”，母亲便温和地制止我：

“动不得的，弄坏了，把你卖脱也赔不起呢！……”

我的童年有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忆，是和母亲“做绷子”的形象联系着。

吃过晚饭，我在小桌上做一会儿功课，母亲便早早催我上床睡了。半夜醒来，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看见母亲已开始佝偻的背影，低低伏在“绷子”上。夜是十分地静，只能听见她粗重的喘息声和轻轻抽动针线的声音，她的手腕下，一朵朵五彩缤纷的牡丹、芍药、荷花……正在开放，它们映衬着母亲苍白的脸色，似乎更加鲜艳夺目。……我望了一会儿，翻过身去又入梦了。

七

母亲慈爱的心肠不仅仅施于她的儿女，对于同在一所破旧楼房里聚居，生活都一样贫困的邻居们，当年她的同情与善良至今还被人纪念着。

几年前在上海，偶然和少年时的邻居——现在沪上相当有名的评弹演员相遇。当时她只有十三四岁，有一双特别精神的大眼，我们都叫她“大眼睛妹妹”；她向我述说了这样一件往事（用的是标准的“吴侬软语”）：

“格辰光（那时候）伲两家穷是穷得来！……真叫罪过（可怜）。格一天伲屋里实在一粒米野啥没哉，我肚皮饿，躲在灶厦间（公用厨房）落眼泪，婶婶走过来，一句话也不问，脱下来身上那件薄棉袄，对我说：毫燥（快快）去当几个钱买米，性命交关！……”

“其实我晓得你们家也一样，大家山穷水尽哉！……”

“后来你到了苏北，婶婶肚皮饿，心里还牵记你，临走身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想起来总要哭……”

八

时至 1943、1944 年，苏州人民在日伪双重压迫下，日子更加艰难了。

闻名中外的“苏绣”也因战争而失去了市场。父亲后来独自出门到无锡当小职员谋生，于是我们一家的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就在这时，我离开家乡进入苏北淮南解放区，寻找我心中的希望与光明，从此我离开了母亲，没有再见过她。

1946 年，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了，我当时在山东省南部，身处最残酷的鲁南战场；我积极地参加了战争，心里装着一个希望：早一天胜利，我还可以重新回到母亲身边。

3 年以后，战争胜利了，母亲却正是在胜利的炮火声中逝去的。她死于慢性的饥饿（长期的营养不良），死于劳累过度（几年后我回家探亲，看见“绷子”上还留着半幅没有做完的绣品）。

她又是死于长期的思念——丈夫和儿子都不在身边。她是“伤心”而死的。

九

母亲的爱无私无偏，对于她的四个儿女一样慈爱。

但是普天下的母亲又有一副共同的心肠：对于她的在性格、体能上有缺失的孩子常会付出更多的一份牵挂与思念。

记得在我童年时，母亲温软的手常常抚摸我的头发，轻轻叹息着说：这孩子头发硬！长毛脾气（“长毛”是江苏人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军的称呼；“长毛脾气”即那种一触即发的火爆性格之谓）！将来长大了，要吃苦的……

当我向姐姐询问母亲临终时的情形时，姐姐说：“母亲走时

是非常平静的。她表示的最大遗憾是：四倌（我的小名）不在身边！……”

她的遗言也很简单。还是我幼小时她说过的：“四倌长毛脾气，喜欢和人顶撞，以后要吃苦的。……”

母亲的话是预言。后来的生活证明，因为我的不驯服的性格，真的吃了不少苦。

……

对母亲的怀念是永远说不完的。

愿母亲的灵魂安息！

目 录

关于母亲的记忆(代序)	(1)
※ ※ ※ ※	
我爱警句	(1)
再说警句	(3)
我的自画像	(5)
杂感小集	(9)
春日偶寄	(13)
器官·讽刺	(17)
关于“相邻”的事物	(19)
关于平庸	(23)
历史·历史文学	(26)
夏日漫笔	(29)
夏日又漫笔	(32)
人生享受·艺术趣味	(36)
偶感(一)	(39)
偶感(二)	(43)
偶感(三)	(46)
偶感(四)	(49)
夜读随想	(52)
信札偶抄	(54)

阿 Q,堂吉诃德.....	(56)
我的色彩学	(59)
美·艺术·艺术家	(62)
她们这样说.....	(70)
一九八.....年文艺风景线一瞥	(73)
漫抄	(75)
思想的落叶	(78)
关于幽默	(83)
乱弹集	(85)
关于读书以及思想容器	(88)
男人·女人.....	(94)
出版物	(96)
无需护照的旅人	(98)
爱情·友谊·家庭.....	(100)
阅读时的杂感.....	(105)
冬日漫笔.....	(113)
夜读偶记.....	(116)
题未定草	
——对一些成语的随想.....	(119)
一年四季.....	(122)
我心中的杂文.....	(125)
再说杂文.....	(130)
斧下偶拾.....	(132)
关于南方、北方,南方人、北方人的随笔	(137)
※ ※ ※ ※	
公园里有一棵大树.....	(146)
“我们”是谁?	(148)
鹦鹉的传说及其他.....	(150)

世纪流行色	(153)
美丽的友谊	(155)
诚实使生活美丽	(158)
没有地址的信	(160)
夏季,清晨的露珠及其他	(162)
两首“纤夫之歌”	(164)
诗人改行记	(166)
“恋主情结”	(168)
玩家	(171)
远离贪婪	(173)
“关公战秦琼”与梅兰芳批胡风	(175)
白头宫女说玄宗	(177)
从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说到“秦桧也有三个朋友”	(179)
他是流氓他怕谁?	(181)
世纪末之谜	(183)
请说普通话!	
——“二律背反”试解	(186)
处处留心皆“幽默”	(188)
病中吟	(190)
金奖·一级作家·排行榜	(194)
历史的回声	
——汴京包公湖情思	(197)
※ ※ ※ ※	
留在笔记本上的思想	(201)
《庐山会议实录》随笔	(205)
读《思辨随笔》	(209)
读韦君宜《思痛录》	(212)
阅读和思考(三则)	(215)

- 一部真正的“史书”
——关于《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220)
- 从青春之歌到青春悲歌
——关于《血色黄昏》……… (223)
从《母亲》到《不合时宜的思想》……… (225)
关于《新道德经》……… (227)
语言,从框架中逸出
——读王小波杂文……… (231)
- 铁屋中的呐喊与回声
——读王小波、余杰、摩罗……… (234)
- 契诃夫与卓别林
——关于艺术家的随想……… (237)
- 英雄时代的最后一位英雄
——关于格瓦拉……… (241)
- ※ ※ ※ ※
- 灵魂是不可丢失的
——为鲁迅逝世 57 年而写 ……… (243)
- 徘徊在鲁迅故居门前
——纪念先生逝世 58 周年 ……… (246)
- 《阿 Q 正传》笔记
——纪念鲁迅先生逝世 59 周年 ……… (249)
- 鲁迅逝世 60 年祭(四题) ……… (253)
- 永远的鲁迅
——先生逝世 62 年祭 ……… (260)
- 一株顶天立地的思想树
——鲁迅逝世 64 年祭 ……… (263)

我 爱 警 句

我爱警句，可说已到了病态的地步。

一本书读完而发现不了一二警句，恨不得便把它撕个粉碎扔进茅厕；而且迁怒于那位“责编”，怀疑编辑一定得了作者的银两。（否则怎么会任此谬种流传？）

二

对于托尔斯泰，几乎人人都能来一句他老人家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引用得太多，就像街上流行红裙子，令人起腻。

于是我爱他另外那一句：“光在黑暗中发亮，黑暗却不了解光明。”（《克莱采奏鸣曲》）

三

大音乐家贝多芬也时有警句。

他说：“世界上王子、贵族多如牛毛，但贝多芬只有一个。”

他还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比我们的大人物更渺小的